

王凌 著



音乐

艺术



随谈

音乐艺术随谈

李 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维庆

封面设计：钱君匋

音乐艺术随谈

李 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61,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书号：8078·3479 定价：1.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辑了有关音乐方面的论文九十二篇，大部分是作者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陆续撰写的。文章采取随谈形式，内容涉及到音乐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有音乐美学的专论，有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问题的探讨，对音乐创作、评论、风格、表演艺术、乐曲分析以及欣赏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另外，对我国现代音乐界和音乐家作了适当的评介。

本书文笔活泼生动、观点鲜明，可供专业、业余的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参阅。

DX57/01

篇 前

这个集子所收入的绝大部分是我近两三年来所写的音乐随谈。其中表演艺术部分，有些是从前写的，有些是未发表过的。

这两三年的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比过去活跃多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在评论工作方面，能结合实际，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或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深入探讨，写出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还有待于努力。

要解放思想，除了打破顾虑，继续推开“左”的思想束缚外，也要注意右的思想的侵蚀，特别要消除对外的奴性束缚——什么都是外来的好，连别人的脓疮，都赞美为“其红肿处艳如桃花，其溃烂时，美似乳酪”是不对的。

我总认为，我们的音乐实践，应按客观的具体情况，注意纠正偏向，克服缺点和错误。有时可能是以纠正“左”或右为重点，作必要的努力。但任何时刻，都不应忽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单打一、反到底的苦头是吃够了的。

随着我们破除“左”的思想束缚，对外开放，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思潮、曲风、唱风、乐风被带进来，或渗透进来，象近几年的港台流行歌曲及其歌唱风格，通过各种渠道，不免影响到一些青年音乐爱好者，甚至影响到我们某些作曲家和演唱演奏者，有些人不加选择地竞相仿效，大力宣扬，说是“以建新风”，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我当时写了一篇《过柔则靡》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曾引起一些反映，也有人批评说：“提得过早了。”现在看来，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因此，对这类的文章，我还是把它保留在集

子里。

其次,要把评论工作提高,还得下点工夫,要尽量精通中、外、古、今,把所论述的问题,研究得深一些,看得远一些,宽一些,搞得准一些。近年来之所以出现不少瞎吹、乱捧的文章,就是由于音乐评论界的力量薄弱,说服力不强,或由于放任。这是不好的。

还有,音乐艺术上的美学问题,可以说基本上仍是空白。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美学系,开始专业的培养。但也只是刚开始,还有待于充实。我被迫去向他们作了一次音乐美学问题的发言,那是非常幼稚的简述。

说实在,我近几年的写作,只是应急的流水账,只是荒芜的音乐论坛上的小草。秋后,借以化作肥料,为将来的音乐论坛做点施肥工作而已。

1980年9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篇 前

音乐短笔(一)(二).....	(1)
音乐短笔(三).....	(5)
音乐理论(美学)问题.....	(9)
音乐艺术民族化问题.....	(58)
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问题.....	(68)
音乐群众化问题.....	(76)
民族化与“化民族”.....	(82)
土洋之争不能“可以休矣!”.....	(85)
关于表演艺术民族化是“无止境”的问题.....	(91)
音乐“现代化”.....	(94)
从一束书信谈起.....	(103)
——和彭修文同志谈民族音乐问题.....	
不要把膏药贴错了地方.....	(116)
过柔则靡.....	(118)
是“将就”、“迎合”吗?.....	(120)
——港澳之行杂忆.....	
小论“学”和“搬”.....	(122)

治学要自己逼自己.....	(124)
齐放、争鸣与领导.....	(128)
也谈“含蓄”.....	(135)
三言两语.....	(138)
需要扶持.....	(140)
从几首轻音乐谈起.....	(143)
《广陵散》及其它.....	(145)
重看秧歌剧断想.....	(147)
漫谈量与质.....	(149)
——刊物和演员要对读者和听众负责	
群众为什么喜欢这几首歌曲.....	(152)
从“放炮”谈起.....	(154)
创作与表演的关系.....	(158)
音乐研究要敢于拿出东西来.....	(161)
浩浩荡荡，男女老少齐高歌.....	(168)
——《上海之春》通信	
音乐艺术中有力的一翼.....	(173)
——听《青岛之夏》职工独唱独奏会	
临风寄意话乐情.....	(175)
国际交响乐队中用的中国锣.....	(179)
疑问.....	(184)
音乐仙人掌.....	(188)
歌曲创作三、五点.....	(197)
谈新曲剧《柳树井》的音乐.....	(214)

谈影片《二泉映月》的音乐.....	(217)
江山风月巧安排.....	(221)
——从阳朔路上想到曲体结构	
新歌剧形式问题.....	(226)
是不是走错了路.....	(239)
——小论《星光啊星光》的音乐	
无许血汗灌新花.....	(241)
——舞剧《奔月》观后	
别具一格现人材.....	(244)
——钢琴协奏曲《山林》听后	
广收博取翻新篇.....	(246)
——从新歌《卖菜歌》想起	
轻音乐的体裁.....	(248)
写标题音乐是否违反艺术规律.....	(257)
歌剧台本“人之初”.....	(259)
从马可作品音乐会谈起.....	(261)
巩固、扩大为工、农、兵演出阵地.....	(264)
——独唱独奏小谈之一	
“捡现成”.....	(266)
——独唱独奏小谈之二	
大小之外.....	(268)
——独唱独奏小谈之三	
关于“剧场效果”.....	(270)
——独唱独奏小谈之四	

演员的本色.....	(272)
——独唱独奏小谈之五	
李元华的演唱给我们什么启示.....	(274)
欢迎这样的创举.....	(292)
——听刘诗昆中国钢琴作品独奏会	
热心介绍新曲的歌者——寇家伦.....	(294)
宝刀不老.....	(297)
——应尚能六十演出	
辛勤的歌者.....	(298)
——听辽宁独唱独奏音乐会	
新秀辈出.....	(300)
——音乐献礼演出散谈	
自然、亲切、纯朴、深刻	(302)
——听章艳红的演唱	
植根在肥沃泥土中的花朵.....	(304)
——听朱慧芬的《姑苏风光》	
意深是从细致的分析而来的.....	(306)
——听刘庆德的演唱	
吹情.....	(310)
——听浙江赵松庭的笛子	
玉不琢，不成器.....	(312)
一个新颖的民间合唱队.....	(315)
——介绍中央歌舞团民间合唱队及其演出	

一支富有艺术魅力的生力军	(319)
——听军乐团的外国作品音乐会	
歌、乐要巧相应	(322)
——从吉林等省的独唱、重唱伴奏谈起	
注意声乐表演艺术的特点	(325)
竭思深得	(328)
不要绝对地反对技巧性表演	(330)
又给小鸟们上了一课	(331)
在艺术创造上戴白手套是不行的	(333)
——从斯捷潘诺夫同志的指挥中所体会的一些问题	
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338)
——听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会	
取神	(345)
到应该注意生活的时候了	(347)
——一个声乐家应该保重自己的乐器	
关于“电声”的得失	(352)
关于朱逢博的演唱	(354)
肯于发现，敢于培养	(358)
——听辽宁队的陈莹、姜亦亭的二重唱	
新花烂漫	(361)
——听中央音乐学院考生汇报演出有感	
关于音乐表演的戏剧性	(364)
——音乐创作表演小论	
歌曲和表演分析	(367)
(一)《草原之夜》 (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	

(三)《丈夫去当兵》

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	(375)
周总理关于音乐方面的八、九事.....	(382)
忆郭沫若同志.....	(390)
最早培育音乐幼苗的教育家陶行知.....	(395)
——从育才学校音乐组谈起	
冼星海的青少年时代.....	(405)
从张曙先生的伟业想起.....	(410)
谁来接上你——麦新.....	(415)
关于“这些人”.....	(418)
——忆范继森、沈知白、杨嘉仁同志	
愿他的灵魂获得抚慰.....	(426)
——怀念小提琴家、指挥家黎国荃	
一个默默战斗的可敬的战士.....	(440)
——我所接触到的李元庆	
为发展民族音乐而辛勤劳动的杨荫浏先生.....	(451)
一代良师.....	(461)
——从黄友葵教学五十周年学生音乐会谈起	

音乐短笔

(一)

古代音乐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前者加工较多，写得比较精密，艺术性较高；后者则比较浅近，通俗易唱。两者之间，最初可能是经常互相影响、渗透的，但自有阶级之后，统治者拥有支配权，两者距离就拉大了。

资本主义社会能享受较深的音乐教育的是少数，广大的群众和市民阶层只能唱唱“下里巴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开始使两者比较接近，使距离缩小。但也只是开始，距离还是很大的。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只说明高深与通俗之别，并未说及内容的好坏。

而音乐，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有好坏的，也就是说有香花、毒草之分。就其形式来说，有大小、复杂和简浅、高深和通俗之分。就其格调来说，有高低、崇高和庸俗、隽永和低劣之分。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只是从艺术加工的多少来说的，但通俗、浅近、群众化、大众化，并不等于格调低，也不等于内容坏。比较通俗化的诗词，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新制布裘》，甚至如《代卖薪水赠诸妓》，并不特别艰深，而格调很高，意境可贵。反之，有些技巧高深，如《金瓶梅》中某些章节，却较庸俗。至于日本作曲家写的《渡海圣战》则是一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力的反动的交响乐。

轻音乐是一个大的音乐品种，有歌曲，有小曲，有管弦乐，轻歌剧，轻舞剧。正如其他歌曲、乐曲、合唱、交响乐一样，有好有坏，格调也有高低之分。一般来说，施特劳斯的乐曲，曲调优美流畅，丰富多样；杜那耶夫斯基的歌曲比较健康，格调较好。而有些歌曲、乐曲则格调较低，或者庸俗。

我们在轻音乐艺术上发展不够，形式单一，风格不多样，这是事实。但有人说：“我们的作曲家能力太差，不如外来流行歌曲作者那么高明”，“配器技术不如人家”等，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象这样笼统地加以抹杀是不恰当的。

解放后，我们的音乐创作是有很大发展的，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技巧、配器等方面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例如轻音乐中太平洋影音公司新近出版的《花儿与少年》、《牧歌》等，这些新的录音，还是比较优美的，配器上也有新的探索，怎能一笔抹杀呢？

如果说，我们推广、鼓励和支持轻音乐不够，特别是大量发行唱片、录音磁带做得太慢，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这是对的。如果因此而忽视我国作曲家的成就，甚至认为不如外来流行歌曲的作者，就值得考虑了。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艺，当其走向枯竭或被玩腻了的时候，统治阶级总是窃取掠夺一些民间艺术带回自己的温室，涂脂抹彩，供自己享用。正如同有些地主、军阀、大老板，趁着荒乱之年，从民间抢掠良家妇女，弄回家里，装扮打点，作第七、第八房姨太太，强迫她们逢迎献媚……，流行歌曲中的“黄色音乐”，就是这类货色。唱这些歌的歌女大多是迫于无奈的被侮辱被损害者。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就道出一部分觉醒的歌女的心声和意愿。那些流行歌曲纵然有什么“创造”，而从总的来说，那也是

为了适应那种“杯酒美人”被腐蚀后的曲影。批判地参考是可以的，生吞活剥，连“气声”都当成宝贝就值得注意。

“黄色歌曲”腐蚀青年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大革命失败后，血的镇压，使好些青年不知所措，而寻求麻醉，黄色音乐应运而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共联日政策，施行残酷的统治，有些青年，感到前途茫茫，“黄色音乐”卷土重来。近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毒害，使政治思想、经济建设、社会风气遭到空前的破坏，有些青年，思想空虚，音乐鉴别能力薄弱，使“黄色音乐”乘虚而入。

要研究外来流行歌曲之所以在一部分青年中流行的思想根源，仅仅就歌曲研究歌曲是不够的。

某某省出的歌曲集，有些歌曲值得研究。普及和迎合媚俗，是有区别的。那些引人走向消沉的歌曲，是值得注意的。

有人说，吸烟害处不小。劝人戒烟，办法不少，戒烟糖是一种，加些糖，有些甜味，使人喜欢，对身体无害，如加些尼古丁那就不对了。劝人限制“黄色音乐”，也渗杂些黄色尼古丁，恐怕不是好的办法。

(二)

就发展轻音乐的歌唱艺术来说，也有许多新成就，其中可能有人对某一歌唱者的某一歌曲的演唱上感到有不足或弱点，那也只是某一个具体方面的不足而已，这是很难避免的。任何变革，要想一点错误没有，这是不大可能的。歌唱者认为提得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可以不接受或反批评。不能因某些具体方面有弱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压杀歌唱者。

对那些适应“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轻愁薄恨、浅斟低唱”生活所产生的诗、词、歌词和演唱风格提出意见，有人认为这是“打棍子”；对于提出要分析这种风格的来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格调、韵味，有人认为是“老封建”；对于提出要探讨“气声”在声乐艺术上的价值，则认为是“老顽固”。我以为这些问题，都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细致讨论的方法，以便找到正确的答案。

音乐批评，在很长的日子里是很不正常的。解放前，左翼文艺文坛评论之风很活跃，鲁迅可以批评别的作家，别的作家也可以批评鲁迅，此种情况屡见不鲜。通过批评、争论，弄清是非，达到团结一致。

一提意见，就觉得批评者是原告，有真理，被批评者是被告，是犯了错误了，这哪里有什么争鸣呢？

评论是平等的，人们只服从经过争论以后所得出的真理，不应该不准反驳。

不放不好，放而不争也不好。任何争论的一方，多少都以为自己是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其实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或谁多一点马列主义思想，只有在争鸣之后才能判断。而有些问题，有时是三、五年以至三、五十年后才能辨别清楚的。过去，有些问题一来就一边倒，声势虽然浩大，好象真理在握，结果呢？……

要勇于战斗，也应虚心迎战和善于迎战！

要有群众观点，要重视客观事实，也要分析群众观点，分析客观事实，还要注意不要做群众的尾巴。客观主义和群众观点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马列主义来自工人运动，而要领导工人运动，则要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

1980年4月

音乐短笔(三)

社会主义音乐艺术,是国际性的,又是民族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参加这一事业的战士,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

《国际歌》不仅是法国工人的革命歌曲,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歌曲。

列宁说过,《国际歌》“这首歌已经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甚至还不止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乡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决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然,《保卫马德里》、《绿星旗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以及新近出现的描写异国人民斗争生活的话剧、电影音乐,岂不成为“崇洋非中”和“化民族”的典型了吗?

“振奋民族精神”,主要靠自己的社会主义民族音乐艺术创作,但并不排斥别的国家民族的音乐艺术。苏联革命时期的歌曲,如《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假如明天战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喀秋莎大炮》……,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给我们以很大鼓舞,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使我们得到启示,打开眼界,并给我们的音乐注入新的活力。星海的《怒吼吧!黄河》中的某些音调,强有力的节奏,就带有这些新的因素。